

女皇王冠上的

钻石

女皇王冠上的钻石

鄂 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女皇王冠上的钻石

著 作 者 郭 甲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 3/4 字数：123,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233

定价：(八)0.58元

目 次

新聞的尊嚴	1
一夜的天才	19
刺花的灯罩	32
女皇王冠上的鑽石	66
幽灵島	138

新聞的尊嚴

終於，我決定去做一名新聞記者。寫小說使我窮得賣掉了褲子，而且經常要耽心星期天的面包。

大衛·胡松是我的一位早年相識的朋友。從職業上說，他曾經做過賭棍、偵探、股票經紀人。現在則正是倫敦“每日鏡報”的一位紅得發紫的名記者。這一次，我決定去找他幫忙，請他給我一些寶貴的所謂“職業的啟示。”

知道我的來意以後，他大笑了。“我讀過你的小說，”他說，“我知道你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新聞記者。”

“為什麼？”

“在你寫到一位在上次大戰中做了寡婦的士兵的女人的時候，筆端蘊含了太多的同情，這是一；”他稍微停了一停，眼光半帶嘲弄地望著我，“你為美國L城被處私刑的黑人湯姆遜要求正義的裁判，這是二；當大家都不喜歡共產主義的時候，你誠實地報道了你在蘇聯旅行時的見聞，這是三。同情、良心和誠實，對於一個新聞記者來說，不僅僅是无用的累贅，而且會象毒癮一樣戕害他的事業，給他帶來數不清的災難與不幸。就象俄國作家果戈理小說里寫的‘紅褂子’一樣。應該毫不顧惜地將它們拋開，拋得越遠越好。對於我們來說，公眾的愛好就是良心。”

我承認他的話帶給了我極大的意外和震驚。同情、良心和誠實，在我心里一直是三個最神聖的信念。然而在目前，與我迫

切需要的面包与牛奶比起来，它們毕竟只是三个抽象的概念。因之我没有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与他展开更多的争论。既然我是来向他请教的，就应当好好地听取他的意见。

“那么，你先走到窗口来，讓我們一起来观察观察我們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他拉开窗帘，眼前出现了每天不变景象：狭窄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車队和人群，嘈杂、拥挤、喧嚷。每个人都在匆匆地奔忙。我們两人停止了談話，靜默地观察着眼底蠕动着浮生的海洋。正在这时，一輛装潢华丽的老式馬車从我們眼前驶了过去。胡松不禁发出了感慨：

“人家都說我們英国人是最保守的民族，这話实在不假。你看剛才駛过去的这輛馬車，从它外表的装潢看来，可以断定它的主人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世家貴族。对了，你仔細看看，那車篷上不是还画着爵位的徽号嗎？对于这样的家族來說，購置几輛新型的“福特”和“雪佛兰”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然而他們却仍然愿意保留着这种中世紀的驕物。也許这更容易使他們想起他們祖先疇昔的光荣……”

他的話还没有說完，那輛馬車已經停在一座白色的二层樓房的面前。从車上下来了一位蒙着面紗的妇人，向左右扫視了一下，便匆匆地走进了樓里。胡松突然欢喜地大叫起来：

“多好哇！我有了明天报道的題材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兴奋？”

“你看見嗎，剛才駛过去的馬車停靠的那栋白色的樓房？我非常熟悉它，是一座普通的平民的殯儀館。从車里出来，走进的那位妇人，无疑的是一位有名的貴族夫人。她的脸上蒙着面紗，就是說她不愿意人家認出她是誰来。現在，你懂得这一切的意义了嗎？”

我只好承認自己的愚鈍，“我不懂！”

“一位老貴族夫人，來偷偷瞻視她旧日情人的遺容。懂了嗎？這將是一個多么富于浪漫性和悲劇性的吸引人的題材啊！現在需要做的是：馬上打听出這位年老的貴婦的名字，以及她的爵號。至于死者是誰，那無關緊要。凡是停在這個殯儀館的死者，生前一定是一個沒有用的倒霉鬼。不會有任何人對他感到興趣。他是理查遜還是魯濱遜，對於我們都是一樣。只要知道這位貴婦人的名字就夠了。至于詳細的故事情節，你可以盡量發揮你的想象力去編造。”

我不能不惊叹于他的大胆假想和靈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驅使着我，跟隨他走出了大門。

我們走到殯儀館前面，華麗的馬車正停在門口。車夫是位嚴肅的中年男子。當胡松殷勤地向他招呼，并向他打听剛才進去的那位貴夫人是誰的時候，他只冷冷地回答了一聲：“柏金漢公爵夫人！”就再也沒有理會我們。聽到柏金漢公爵夫人這幾個字，胡松馬上向我使了一個得意的眼色，仿佛是說：“你看我的推斷如何？”然後用肩頭向我示意，我們便一同跑進了殯儀館。

胡松帶着我跑過走廊，迅速地向兩旁各個停靈的房間窺探。我不禁十分佩服他所具有的這種職業的本領：沒有用多少時間，也沒有向任何人打听，他就準確地找到了剛才那位貴夫人進去的房間。門上的牌號是“一〇七”。房門虛掩着，隔着帷幕，我們只能看到靈床的一角。死者躺在上面，身上复蓋着雪白的尸衣。夫人坐在靈床前，掩面低聲地哭泣着。有時嘴里喃喃地叨念着什麼，站在房門外一個字也聽不清楚。胡松拉了我一下，要我跟着他鑽進去，躲在帷幕背後偷聽。我懷疑地問道：

“這樣做行嗎？”

“不这样做，你就得不到珍贵的新闻材料。”

我只好跟着他象小偷似的钻进了屋里。屏息地蹲伏在帷幕的背后。夫人哭泣得很凄切，齿缝里漏出的词语含糊不清。我们勉强能分辨出的几个字是：“我的心，我的宝贝！”而就从这几个字里，胡松仿佛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得到的全部东西。拉了拉我的衣袖，就跑了出来。匆促地对我说：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这地方多逗留一会。晚上再到我那儿来，咱们一块儿喝两杯。现在我得先回去，为明天的“每日镜报”把这一条最精采的新闻赶写出来。看着吧！明天全伦敦就要谈论着柏金汉公爵夫人和她旧日的情人，谈论着这位庄严的老夫人秘藏多年的艳史。”

这时他已沉浸在自己杜撰的情节和即将得到的成功里。他匆匆与我告别，就赶回他的寓所，动笔去杜撰了。我一个人留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来来回回地踟蹰。决不定我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忽然我想到：在匆匆忙忙之间，我们连死者的面容都还没有看到哩！于是我独自又踱了回去。当我来到一〇七号房间的门前，发现柏金汉公爵夫人已经离开了这里。于是，我大胆走到灵床前，揭开了死者脸上遮盖的白纱。我眼前的发现，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原来死者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孩子。而胡松却瞎扯了些什么“旧日的情人”。这是多么不伦不类的误会啊！我必须马上找到他，帮助他纠正这个可笑的错误。

我急急地赶到胡松的寓所，门房告诉我他已经到报馆去了。我终于在报馆主編室里找到了他。我将我的发现告诉了他，满以为他会因此而感谢我。哪知他听了以后，神色非常冷淡，没有表示出丝毫惊讶；“稿子已经写好付排，我看不出有任何必要需要修改。现在我和你谁也不清楚公爵夫人与死者之间，究竟有

着什么关系？”

“无论怎样，也不能将这个孩子唤作她旧日的情人呀！”我有理地分辯道。

“要知道柏金汉公爵是今天英国仅存的几家最老的贵族之一。明天全伦敦都会談論着这条新聞。至于这个孩子究竟是公爵夫人的什么人，我并不感觉兴趣。我知道的是我决不能放弃这样一条可以轟动全伦敦的富有戏剧性的題材。”

“你自己也明明知道，这一切完全是撒謊呀！”

“这又有什么？法律賦予了我們报道新聞的自由。”接着，他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而且必要时，事后我也并不吝惜，来一个錯誤更正的声明。”

他的赤裸裸的非道德的观点，簡直是我意想不到的。超过了一个正常的英国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我开始攻击他，非难他，向他表示出我对这事的由衷的憤慨。他笑了：

“为什么你把自己装扮得这样天真純洁呢？要知道我們的報紙早已不是一个貞洁的閨閣处女，而是一个卖淫的蕩妇娼妓。你打开我們的任何一种報紙，哪一幅版面登載的不全部都是謊話？哪怕你能找出一篇誠实的東西，我也敢和你打賭。甚至有十分之一的誠实也算我輸。不，充斥所有版面的是彻头彻尾的謊話和欺騙。为什么单单用这来責备我？如果我去写誠实的東西，那就連半个先令也值不上，我馬上就得失业挨餓。我的老婆孩子誰来养活？有誰会因为我的誠实而賞賜我一块面包？”

为了要印証他的論点，他随手扯过来一份前些天的報紙。

“你看吧，这是一份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第一版头栏就是我們可尊敬的友邦国务卿先生，在紐約記者招待会上就中东問題的发言。这篇东西和杜勒斯先生其它的每一篇东西一样，不

需要我們記者进行任何加工，本身就是一篇絕妙的謊話。老实說，我和我的許多同行們，常常是在偷偷地向这位当代最偉大的說謊的天才学习。我們不仅仅向他学习怎样撒謊，并且学习他在撒謊以后的厚顏无耻，能够把自己装扮得那么誠实純洁，心地光明。就拿这一篇东西來說吧，我有幸拜讀过一遍。談的是美国为什么要出兵黎巴嫩。文章里煞有介事的大談着赤色共产主义的‘顛复活动’；大談着什么‘間接侵略’和‘外来滲入’。大概我也和国务卿先生一样不喜欢共产主义；然而我也和他一样明白，在中近东根本不存在什么共产党的顛复活动。相反的，如果不太健忘的話，我倒想起了一九五三年伊朗摩薩台政府的顛复，和一九五七年約旦納布西內閣的倒台；^①想起了去年和今年，在埃及和叙利亞破获的一連串暗杀，破坏，制造軍事政变的阴谋案。近十几年来，中近东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数不清的政变、暗杀、顛复，誰是幕后的导演，不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曾經有一个阿拉伯的朋友告訴我：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在他們人民的眼中，早已成为海盜的旗帜了。

“而當我們談到动荡的中东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忘記烽烟四起的拉丁美洲？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大使魏加斯先生一手策动下，玻利維亞艾斯坦索罗政府被顛复；一九五四年，在美国的武装干涉下，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被顛复；而在同一年，我們讀到了巴西总统瓦加斯自杀后留下的血迹斑斑的遺書。就在最近短短几天以內，美国外交官还在海地制造着叛乱；在委內瑞拉发动

● 伊朗摩薩台与約旦納布西政府，都是比較进步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自己民族利益的政府。前者曾宣布伊朗石油国有化；后者曾公开声明約旦不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之触怒了美帝国主义，終于被阴谋顛复。

了政变；派遣军队到古巴帮助独裁的巴蒂斯塔。如果想把“颠覆”这个字所包含的意义补充得更完全一些，我还应该谈到东欧，谈到东南亚，谈到加拿大，谈到阿非利加。在这张名单里，将包括进地球上几乎全部的小国家的名字。任何一个瞎子和白痴，在这样大量的事实面前，也不可能装痴卖傻，颠倒黑白。而杜勒斯先生却具有这样的功夫，在他的长篇发言里，对这一切都只字不提，而将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等国家内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莫须有的指责为‘赤色颠覆’，硬说是存在着什么‘外来渗入’和‘间接侵略’。值得佩服的是杜勒斯先生能够将这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渲染得那么活灵活现。并且还有勇气将自己摆在全世界公众的面前。仿佛已经忘记了不久以前，他在巴西受到的披戴黑纱的‘欢迎’。”^①

他一口气讲到这里，停了一停。又信手翻开了报纸第二版。“再看这一篇专栏论文。题目很好：‘今日美国在中近东的道义任务’。这是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为‘泰晤士报’撰写的特稿。这是一位老牌的流氓和骗子。看看他在这里胡扯些什么？”他匆匆地将这篇文章浏览了一下，“哦哦，你听！‘美国从来无意于中近东的石油，而是在那里完成上帝赋予她的道义上的使命。’还是老一套，但这却恰好是一篇明白的招供状。‘美国从来无意于中近东的石油’，我记得好象是中国有这么一句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创造这句成语的真是一个天才的讽刺的民族。‘此地无银三百两’！多么妙啊！”

① 一九五八年八月，杜勒斯访问了巴西。当这位国务卿刚一走下飞机，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就到处响起了“杜勒斯滚回去”的吼声。巴西全国学生联合会总部大楼，还披上了丧礼用的黑纱来表示对杜勒斯的“欢迎”。

“再說，这几年轟動全世界的几件大事，在我們的報紙上，哪一件不是充斥着謊話？韓國戰爭、越南戰爭、蘇伊士運河上的風暴，……你可知道我們和我們親愛的盟國，在‘人道主義’、‘保卫西方神聖的民主和自由’、‘防止共產主義的威脅’等等漂亮的晃于後面，干的是些什麼卑鄙無恥的勾當？

“你不要以為我說這些是因為我厭惡和反對這一切。不，在這所有的謊話里，也有著我的一份。一九五〇年韓國戰爭發生的前夕，我以路透社特派記者的身份連夜趕到了三八綫。我親眼看到了第一顆飛往北韓和平土地的炮彈的發射，並曾在戰壕里與燒起這場罪惡戰火的英雄們，為自由世界的共同勝利而干杯。而當我剛剛從戰壕里退下來，就發出了‘共產主義血腥的魔手已伸過三八綫’的通訊。以目擊者的身份，向全世界報道了北韓的軍隊怎樣向大韓民國發動侵略。最妙的是這場侵略竟開始在北韓的土地上。當然這只是很小的細節，在我的報道里決不會為它而浪費一個鉛字。當時參加這場漫天蔽日大會唱的還有幾位美聯社與法新社的可敬的同行。我至今還感到好笑的是全世界竟找不到一個聰明人。竟沒有一個人來想一想：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巧的事？這場進攻如果是北韓偷偷發動的，怎麼會不前不後，剛剛在北韓偷偷向南韓發動侵襲的時候，幾個外國的記者竟同時出現在三八綫上？彷彿是上帝特地派他們來為這場罪惡做見證似的。

“就象這樣，在每一次彌天的大謊里，都少不了我的一份功績。是的，這一切很合乎我的胃口，我並不反對它們，甚至可以說是欣賞它們。我向你講這一切，只是為了讓你明白，撒謊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職業。事實是：我們整個社會、外交和政治生活，都浸透了撒謊、虛偽與無恥。”

他的成系統的虛偽倫理學，象暴風雨似的傾瀉在我的頭上。
我勉強掙扎着，無力地問道：

“難道報紙上就找不出一絲一毫誠實的東西來？”

“有，那就是每天的錯誤更正的聲明。”

看到我閉口無言的窘相，他笑了。“過去我也和你一樣天真、迂腐。我是在窮極無奈的情況下，跨進了新聞界的。當了一名三流小報的記者。那時候我還相信着這樣一些漂亮的騙人的格言：‘新聞永遠是現實的鏡子’；‘新聞要忠於事實，就象妻子忠於她的丈夫’。結果我寫的每一篇東西，都被編輯先生丟進了字紙簍。那些日子裡，我幾乎白天黑夜都不休息，到處采寫消息，結果連我自己的麵包都掙不到口。幸亏我有一個身段很美的妻子，靠她出去給一家大商店當裸體模特兒，才勉強維持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我也曾向我的一些春風得意的同行們請教，然而他們誰也不願將他們成功的奧秘告訴我。仿佛我的倒霉只是因為我的低能。

“直到一九四七年我才第一次交了好運，”說到这里，他從書櫃裡翻出了一份保存得很好的舊報，扔給了我，“這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倫敦‘每日鏡報’。你看它頭版首欄特號大字的標題：‘蘇聯潛水艇出現在英倫海峽’。這就是使我成名的第一篇傑作。當時我寫這篇消息的全部根據，就是聽說有一隻漁船在英倫海峽的海面上，發現了一個類似潛望鏡的東西。後來經過証實，那只是一個特制的科學研究用的浮標。然而當時它的出現卻是一個謎。我靈機一動，就利用它來製造了一篇聳人听闻的消息。如果不是因為飢餓使我瘋狂，我還是不敢這樣干的。當時我心里全部的想法，只是想僥幸地凭借它來換取一塊麵包。

当我把稿件送给主编以后，心里才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主编先生问起我这篇稿件的来源，我将怎样来回答呢？难道能直率地讲出这一切都是胡乱猜臆出来的吗？不料主编先生读了我的这篇报道以后，竟大加赞赏。不但丝毫未追问我材料的来源，反而将原稿内所有含混犹豫的辞句，如‘未经最后证实’哪！‘也许’、‘可能’哪等等，全部砍得干干净净。并给我加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把这条消息发了当天的头版头条。结果，这条消息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好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台、报纸都纷纷加以引用。同时，我也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笔巨额的稿酬。

“现在我才懂得，当时的提心吊胆是多么可笑啊！在我们这里，新闻的价值从来只在于它耸人听闻的程度，而不在于它的真实性如何。

“从这以后，我才找到了做一个记者成功的奥秘。走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在我短短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已经撒了无数次谎，我写过些什么，多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然而只有这一次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也许因为它是我一一生中第一次撒谎吧。”

“对于你的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苏联政府难道就不闻不问？”我不相信地问道。

“当然不会！他们的大使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提出了严厉的质询。那又有什么？我们回答他们：经过事后了解，此事只是一场误会，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并答应他们：一定公开登报，声明更正。”

“你们这样做了吗？”

“当然做了！”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又钻进了书柜里，费力地翻了半天，才找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份旧报纸的第三十五版上，① 一则‘怎样去掉雀斑’的广告旁边，我看到了一栏

小得不能再小的关于这件事的錯誤更正声明。

“怎么是这样的更正？”我惊讶地叫了起来，“这样人們会讀到它嗎？”

“这有什么奇怪？我們希望的正是人們讀不到它。”

我被这种公然无忌的欺騙激怒了：“难道法律对你們这种行为就不加任何制裁？”

他大笑了。“哈哈，法律！法律从来是我們的最温柔的保护天使！”他把重音放在“我們的”(Our)这个字上，听来特別刺耳。“如果你写一篇誠实的东西，即使主編通过了，新聞檢查官也会在报纸上給你开上‘天窗’。你甚至还会遭到傳訊，弄不好还会被判上个三年半載的徒刑。而最可怕的是：你馬上就会遭到报纸老板的解雇。而且什么地方也不敢再雇用你。相信我，这就是法律給予誠实和良心的唯一报答。相反地，如果你是在撒謊，那么法律就会施展它全部的威力来保护你。你就能真正享受到宪章上給你的新聞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这位最美丽的新娘，喜欢的只是敢于大胆幻想的英雄，知道嗎？”

我不能同意他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誣蔑，“难道法律上没有明文規定着禁止造謠和誹謗他人，違者要科以各种处罰嗎？”

“处罰？那又有什么？登报更正，道歉，罰款，如是而已。稿費的十分之一尽够你支付罰款。何况有些时候湊巧你的謠言正投合了某些人的特殊需要，那么你就会意外地得到一大笔贈予。有时这笔‘贈予’更是在事先就談判好了的，你不妨把它称做一次交易。总之，永远不用耽心撒謊会給你的經濟收入带来任何

① 英、美等国各主要报纸，都有数十頁的篇幅。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广告，以及各种謀杀、搶劫，强奸等犯罪新聞。

損失。

“至于登报更正和公开道歉，对于我们更算不了什么。这种更正并不费什么气力，往往編輯先生在发稿以前，就早已将更正和道歉声明准备好了。你翻开报纸，就会看到許許多多的更正声明。都象你剛才已經看到过的我的那一篇一样，在不惹人注意的版面，占有着小得可怜的篇幅。在这上面，我們是懂得一些心理学的。你知道我們的公众讀报的习惯，都是在早餐以前的十几分鐘。在那有限的时间里，他們仅仅有时间把头几版的大标题作一番大体的浏览。此外，每个人讀报还有他自己的特殊兴趣。有的是找职业广告；有的是看当日的影剧消息和足球新聞。但絕没有一个傻子，会从几十頁浩瀚的篇幅里，耐心地去寻讀一小則更正声明。法律上規定了我們在报道失实时，有公开声明更正的責任。然而怎样去刊登这些更正，却有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无妨在报道某一条失实的新聞时，版面占得多一些，字型用得大一些。而在更正时做得节约一些。这無論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无可指責的。因为我們的行动还必须符合于利潤观点。共产党把我們的社会叫做資本主义，很好，这便是我們資本主义的倫理法則。”

說实在的，縱使我在听他講話以前，已經有了听到一切最卑鄙最无耻的东西的心理准备，然而我仍不能不为我听到的新聞的墮落感到震惊。尤其令我难以忍受的是我面前这位老朋友胡松的厚颜无耻。虽然我痛苦地知道：他說的这一切都是严酷的眞实。在他整个浸透着虚伪与欺騙的生涯里，也許只有这一次与我的談話，是吐露他心里的眞話。然而我并不为这一点感激他，相反地无法抑止内心对他講述这一切时的毫无羞耻的張狂与自得感到厌恶。我看着他，心里想着，这个人正是我們靡烂墮落的

新聞界塑造出來的畸形產兒；是腐朽丑惡的資本主義社會道德最理想的宣揚者。我痛苦地想着：難道就沒有任何辦法，能夠給他這樣一個出賣人類良知的惡棍以任何教訓和懲罰？相反地，社會卻為他獻上了榮譽和財富的桂冠。當我從他那里出來，走在倫敦的街道上，一種無力、忿恨、悵郁的情緒一直沉重地壓着我。忽然間，一個突發的絕妙的念頭出現在我心里。我興奮起來，好啊！無恥的惡棍！我要給你一點教訓，等着瞧吧！我沒有回家去，而去拜訪了我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演員S·哈德維克。

第二天晚上，我壓抑住心里的厭惡，又來到胡松的家里。一看到我，他就洋洋自得地叫道：

“想不到一位二十世紀的平民，終于得到了一位最古老的世家貴族的邀請。”

我看到在他的面前，正擺着一張金碧輝煌的綢紋卡片。是柏金漢公爵邀請大衛·胡松先生到他爵邸去便餐的請柬。我冷笑了一聲：

“你打算去嗎？”

“當然去！雖然今天已經是二十世紀，然而一個平民能夠得到一家英國最古老最驕傲的貴族的邀請，依然不能不是一種極罕有的光榮。剛才我查了查大英百科全書，柏金漢這個姓氏的顯赫淵源，可以追溯到理查三世的时代。”

他帶着一種小人得志的鄙俗的神態夸夸地談着。由於他的流氓的本質，根本就沒有考慮前去赴宴可能對他有什么不利。他玩弄現代法律就象小孩玩弄木偶一樣，何況一個老舊的貴族，當然更不在話下。在一切以金錢為中心的二十世紀，英雄的赫克